

云中岳最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宝旗玉笛

《台湾》云中岳 著

宝旗玉笛

〔台湾〕
云中岳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宝旗玉笛

(上、中、下册)

(台湾)云中岳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0 印张 1150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6484—0193—3

(上、中、下册)定价:59.80 元

内容提要

江湖上危机四起，道消魔长，众多成名多年的武林一流好手，一夜之间横尸当路。谁有如此深不可测的武功，手段又如此残忍？江湖上对此众说纷纭，人人自危。有人认为这些惨案均系江湖上新出道不久的“神州三杰”所为。

“神州三杰”三弟欧阳昭乃前世高人“武林三绝”的传人。欧阳昭在为父雪耻，清理师门，追寻恋人的途中，无意间成了五旗盟的盟主。不久五旗盟又惨遭江湖上一神秘帮会一统教的血洗，伤亡殆尽。一统教是怎样一个组织，它与以往的武林血案有何联系？欧阳昭为澄清事实真相率领众多江湖豪杰。以易容等手段乔装混入一统教总舵，几经波折，终于认清了一统教的真实面目，了解到这一神秘帮会的帮主就是自己的师兄宋士龙，以往江湖上一系列血案的真正凶手。

欧阳昭联合江湖各大门派，粉碎了一统教妄图称霸武林的阴谋。欧阳昭凭着旗笛双绝和骄阳神功，挫败为害江湖的败类，重振了五旗盟。

目 录

第 一 章	性的激发	(1)
第 二 章	身手小试	(23)
第 三 章	天山四剑	(34)
第 四 章	神州三杰	(59)
第 五 章	天心庄外	(82)
第 六 章	闷葫芦儿	(103)
第 七 章	语锋如剑	(126)
第 八 章	力挫八索	(147)
第 九 章	仇恨生死	(169)
第 十 章	绛衣少女	(189)
第 十 一 章	投鼠忌器	(210)
第 十 二 章	宿疾突发	(232)
第 十 三 章	少林高僧	(251)
第 十 四 章	力战五剑	(270)
第 十 五 章	再次声明	(293)
第 十 六 章	两个半人	(314)
第 十 七 章	三绝令符	(335)
第 十 八 章	天罡剑阵	(357)
第 十 九 章	奇峰突起	(380)

第二十章	敌友难分	(406)
第二十一章	约法三章	(432)
第二十二章	雷音神尼	(458)
第二十三章	君山夜变	(472)
第二十四章	神秘天罡	(485)
第二十五章	天大赌注	(511)
第二十六章	蟠龙神剑	(536)
第二十七章	曙光乍现	(561)
第二十八章	湖上风云	(586)
第二十九章	武林十害	(613)
第三十章	节外生枝	(640)
第三十一章	恩连怨结	(666)
第三十二章	瓣香小筑	(691)
第三十三章	昧火百炼	(717)
第三十四章	香消玉殒	(743)
第三十五章	玉笛易手	(768)
第三十六章	故剑情深	(794)
第三十七章	魔家双姝	(820)
第三十八章	人怪功绝	(845)
第三十九章	长白四怪	(872)
第四十章	声东击西	(898)
第四十一章	火窟疑云	(924)

第一章 性的激发

黑夜，凛冽的西北风吼刮着，在深山的雪地里一个黑影艰难地踉跄地走着。

“杀人偿命，血债血还！”

“哼！这是天公地道的理由。杀人必须偿命，血债应该用血清还！哼，我一定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

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他心底在强烈地呼喊：我一定要报仇呵……可是……

他忽然迷惘，茫然，懊丧地垂下了头，恍如堕身在层层密密的迷雾里，一片黑暗的深渊中。

我要替谁报仇呢？他暗想：父亲、母亲、哥哥、姊姊、弟弟、妹妹，但，他们都是谁？叫什么名字？仇人又是谁呢？还有我自己，我自己又是谁？叫什么名字？我叫……

我叫……

他仿佛记起了，凡是认识他的人，他们都叫他作阿禄。

“阿禄，对了，我叫阿禄，但是我姓什么？难道我就姓阿，名字叫禄吗，不！不是的。我不姓阿，阿禄也决不是我真正的名字。”

“哼！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些弄明白的。”

他立誓，他发狠，满口钢牙咬得格格作响，几乎咬碎。

蓦然，他想起一个人，脑子里立刻映起了一个天真活泼的情形，那是他永远忘怀不了的小燕。

她有着一张讨人喜欢的娇脸，大眼睛水汪汪的，一双眸子像两颗黑宝石般明亮，光彩照人。

小燕是他青梅竹马的伴侣，和他从小一起长大，她天真活泼，和他很要好。可是，最近她变了，不再和他要好了，她处处躲避着他，疏远着他，冷淡着他，有时见了面，神情也是冷冰冰的，像一块冰块。

对于小燕忽然对他变得冷淡起来，他心里虽然很难过，但他并不十分在乎，他自信，小燕会再和他要好的。他很喜欢小燕，因此，他曾经暗暗地立下誓愿：将来，他一定要娶小燕。

想起小燕，他便连带地想起了比他小两岁的君杰。

君杰是小燕的哥哥，他的个性与小燕完全相反，鄙视他，欺侮他，骂他是没有父亲的野孩子，有时还动手打他，如果他不甘忍受，开口回骂，或者和君杰动手对打，那不但要遭到座主——君杰的父亲的严厉的叱责，甚至于罚他三天不准吃饭。

并且，他也打不赢君杰，因为君杰会武功，而他却一点也不会，是以，他只有忍受，忍受。

君杰的一家人，除了小燕和她的母亲外（但小燕的母亲，那个慈祥的中年妇人，不幸已经于前年逝世了），其他的人，庄主的大徒弟杨东川，二徒弟徐培云，三徒弟张毅，四徒弟陆元青，甚至于江湖上人都称之为大侠的庄主追风剑客卓玉望，没有一个不是可憎的，可恨的。

虽然现在他已经远离了他们，不会再受到他们的鄙视、欺负了，但当他一想起他们平素对他的白眼、欺凌，他便不禁浑身热血沸腾，满怀愤怒与憎恨，脸上露出一股坚毅无比的神色！他咬牙发誓：“哼！你们等着瞧吧！只要我阿禄不死，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回去找你们算账，报复！叫你们知道我阿禄并不是个好欺侮的。”

于是，他心里在虔诚地暗暗地祈祷着：苍天啊！神明呵！祈求给我指引，帮助我吧，帮助我找到一位异人，拜他为师，学好武功本领，遍走天涯海角，弄清楚我的身世，查出仇人，替父母全家报仇，以牙还牙，施予报复吧！

阿禄，这个在襁褓中就遭遇不幸、身世悲惨的孩子，才十六岁的年纪，便已倍尝人世辛酸，受尽了别人的冷眼、欺凌、侮辱。

这孩子实在太可怜了，他不但不知道他的生身父母是谁，连姓什么也毫无所知。

一个人活在上世，连生身父母是谁，自己的姓氏都不知道，这是多么痛苦、可悲呵！

人生最大的痛苦，最大的悲哀。恐怕是莫过于此了。

呵，真可怜，也真可悲！

阿禄虽然只是个才十六岁的孩子。但他怎会甘心永远受人凌辱、欺侮呢？况且在他的血液中，本就潜伏着一种倔强、坚毅、高傲无比的气质。

终于，阿禄这种属于先天遗传性的，血液里潜伏着的高傲的气质，坚毅倔

强的性格，被激发了，在他的小心灵中抬头了。

不过，激发他这种性格的主要因素，并不是由于卓君杰他们对他的凌辱，而是他的身世之谜。

关于他的身世，他已于无意中偷听到一些，虽然他的父母是谁？姓什么？他仍旧懂然一无所知，但却隐约听出他的父母全家人，全是被人杀害的，并且这里面不但关系着一件武林隐密，还牵涉着一场极大的江湖杀劫。

而他，因为从小即被追风剑客卓玉望收养在身边，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才能够活到今天，否则，不但是江湖上人不容许他活着，只要他知道自己身世的一鳞半爪，卓玉望首先就不会放过他，必杀之以灭口，除去后患。”

由于无意中偷听到有关他身世的这么一点点，他潜在的性格被激发了，他决心要查明白自己的真正身世，弄个水落石出。

但，这又谈何容易哩？他乃是聪明之人，知道只要对自己的身世稍露怀疑，向周围的人略略探询，不但问不出丝毫端倪，很可能马上便有性命之忧，除非他身负罕世绝俗、高极无比的武功。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乘着庄主以及所有的人都熟睡着的时候，他偷了一匹健马，悄悄地离开了名震江湖的天心庄。

他一出天心庄，便即不辨方向，纵马疾驰，当天心庄主发觉他突然逃去，急忙派人追踪时，已是第二天的早上，而他已在三百里之外了。

他逃离天心庄后，第一个目的便是遍赴深山大泽，寻访武林异人拜师学艺，学成一身惊人的武功后，出道江湖，探查自己的身世、杀害自己父母全家的仇人，血债血还，替父母全家报仇。

起初，他卖去马匹，作为住店歇宿的饭资，后来，卖马的钱用光，便以乞讨充饥，夜晚则在荒寺破庙中歇宿。在深山里，没有人家，无处乞讨，便采摘野果为食，以崖洞存身。

两个多月的时间，他走过不少的深山大泽，绝谷幽壑，不但没有见到一个武林异人的影子，有几次还险些送命在毒蟒野兽的口中。

虽是如此，但他仍不稍稍气馁，毫不失望。依然勇敢地坚毅不拔地在深山大泽、人迹罕到的地方寻访，每当他偶然心底产生些微的失望感时，他便立誓，咬牙，发狠！以父母全家的血仇，自己的身世之谜，卓君杰他们对他的欺侮、凌辱，以及他所喜欢的小燕……恨与爱来鼓励他自己。

他深信，苍天不会没有眼睛，正义之神决不会庇袒恶人，辜负他的苦心，令他失望。总有那么一天，他定能寻访到一位武林异人，学成一身惊人的武功，如愿以偿的。

天寒地冻,大雪纷飞,这正是严冬气候的写照。

时正腊月初稍,刺入骨髓的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吼刮着,雪花儿漫天飞舞,而又轻轻飘落地上。

最先落在地上的雪花溶化了,但时间一久,便一层一层地堆积起来,整个大地,便就变成了白皑皑的一片……

如果说是白色代表着纯洁的话,那么,世界上这时的一切,应该是最纯洁、最完美的了。

贺兰山,位于宁夏境内,主峰高插云霄,海拔三千多公尺,峰顶常年积雪冰封,笼罩在浓厚的云层之中。

这天的夜晚。阿禄来到了贺兰山下。

此际,雪已停止,唯有那刺入骨髓的西北风,仍在不停地吼着、刮着,猛烈地吼着、刮着……

这个有着悲惨的身世,意志坚强,不屈不挠的孩子,他仰起头来看了看这座高耸入云、形势险峻的大山,竟是毫不犹豫地登上了山道。

其实,在这时候,天空一片昏黑的夜晚,虽有雪光的反映,但他的目力有限,是无法看清楚三五丈以外的事物的。

尚幸山道上的积雪只不过五六寸厚,他借着雪光反映的光亮往上走,坚强而勇敢地往上走着。的确,在这严寒的雪夜,在这罕无人迹的荒山山径上,一步一步地往上走,不但要坚强而勇敢,而且还需要一份大无畏的精神和胆识,因为说不走会遇到什么恶兽的突袭送掉性命哩。

阿禄一面往上走,一面在想着爱与恨!他立誓,咬牙发狠!又在默默地祈祷着,祈求苍天、神明,给他帮助。

不辨方向,没有时间,也不分昼夜,在这座深山里摸索着,走着。累了,就找一处可以遮蔽风寒的崖洞歇息,饿了,便采取一些黄精山果之类的东西充饥。

一天又一天,也不知道过了几天,他走到一处下临百丈深壑的绝壁崖顶。

这时,正值半月中天,在灰黯的云层里时隐时现,他借着那时隐时现、并不太亮的月光,向下望去,虽然极尽目力,仍旧看不到一点什么,只觉得黑漆漆的一片,不知道有多深。

他着看这四面均是悬崖削壁,无路可通,深不见底的深壑,心里在暗想:这下面是个什么所在呢?我怎么能够下去看看呢?唉。

他虽然勇敢坚强,不怕苦,不怕难,不畏任何危险,但在这种无能为力

的情形下，他也只好摇摇头，叹了口气，！

忽然，一个幻念自他的脑子里闪过，暗忖道：我几乎已经走遍了这座大山，如果这个漆黑深不见底的壑底，有着一座古洞，而这古洞中正隐居着一位武功盖世的武林异人，若不设法到下面去看看，就此放过，岂不是功亏一篑，失去一个难得的机缘吗？

正在他望着深壑发呆，心中暗想之际，身后蓦然响起一声轰雷也似的虎吼，震得山崖晃动。

他急地转身一看，只见丈外之处，一只白额吊睛的庞然巨虎，正在弓背作势，张着大口，露出两排锐利的虎牙，双睛宛如两道电炬，灼灼地瞪着他，状极狂恶地做着扑向他的样子。

两个多月的时间，他走过好几座深山大泽，虽也曾遇到过不少的毒蛇猛兽，但像这种白额吊睛、庞大的巨虎还是第一次碰上。

他心中不禁骇然大惊，暗道：“完了！前有巨虎，后面是深不见底的悬崖深壑，今夜纵不命丧虎吻，亦必跌落悬崖，粉身碎骨……”

死，他倒并不怕，只是在身世未弄清楚，心愿未了之前，就这样地死去，实在心中不甘，死不瞑目。

就在他心中惊骇暗想之际，那巨虎忽又一声猛吼，庞大的虎躯已经纵起，卷起一阵疾风直向他扑了过来。

“呵！”他明知道自己站立的地方是悬崖的边沿，只要往后退一步。就得摔下悬崖，落个粉身碎骨，葬身壑底。

但人在惊慌急乱之中，往往会手足无措，忘记一切的。

是以，他见巨虎陡然扑来，心中一骇一慌，便即身不由主地倒退了两步。

待至一足踏空，警觉之际，为时已迟，口中发出一声惊叫，一身子便直向百丈深壑底跌落了下去。

身子直如陨星下坠，耳畔只听得风声呼呼！他心中甚是明白，这一摔下去，必无侥幸之理。除非有不可思议的奇迹出现。

但这世界上真有奇迹吗？能有怎样不可思议的，令他不死的奇迹吗？这是多么不可能的事啊。

于是，他只好闭起眼睛，听天由命，不！应该说是等待死亡的降临。

然而，他不闭起眼睛，听天由命行吗？别说他不会武功，纵是一个身怀罕世武学功力的绝世高手，在这种情形下，也还不是一样地毫无一点办法，得闭起眼睛，听天由命。

虽然他从未想到过死它的可怕，但，这时，由于他有许多的心愿未了，不

禁感觉到可怖起来，心底在呼喊：“不行！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呵……”

蓦然，轰地一声大震，他眼前一阵发黑，立即失去了知觉，直挺挺地躺在壑底，死了。

真的他就这样地死了吗？

不，不！他怎么能够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呢？

不能，他当然不能死，否则……

天下的事，往往就是那么的使人无法臆测，令人不敢相信，不可思议的奇迹终于发生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的时间，他悠悠地醒过来了，缓缓地睁开眼睛，但四周是一片漆黑，任什么也看不见。

他心里在暗想：我没有跌死吗？我还活着吗？从那么高的崖顶上跌下来，这怎么可能呢？难道我现在觉着我还活着的，并不是我的生命，只是我脱离了躯体的灵魂吗？

他下意识地挪动了一下身子，立时忍不住又发出了呵的一声叫喊，敢情他浑身骨节，竟是像折散了一般，那么疼痛难当。

由于躯体的知道疼痛，证明了他活着的并不是他所认为的灵魂，而实实在在的他确是没有死去。

“我真的没有死吗？”他在反问着自己。

陡然，他的手模触到一片湿湿的毛茸茸的物体，而他的身子倒有大半躺在毛茸茸的物体上。

他想转动一下身子，看看自己身于底下毛茸茸的物体是什么东西？可是他实在无力动弹！只要他动一下，浑身四肢便疼不可当！

原来，当他一脚踏空，往崖下跌落的同时，那只身体庞大的巨虎，竟也朝百丈深壑底跌落下来。

虎躯庞大，比他的身子重着几乎有两倍还多，是以下落之势较他快速，先一步跌落壑底！

从峭壁悬崖顶上跌下，他自付必定粉身碎骨无疑，但世间就偏有那么凑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他的身子竟然不偏不斜地跌落在巨虎那庞大的尸身上，因此，他乃才得侥幸不死！

这真是俗语所谓的无巧不成书了。不过，如果他就这样葬身壑底，不但是天道太也不公，而本书的这段武林故事，也就无从写起了。

这时，他神智已经完全清醒，确知他自己实在未死，虽然目前他浑身还酸

疼无力,但他知道这是因为惊骇过度,跌得太重后的必然现象,只要好好地养息几个时辰,就会慢慢地恢复的。

于是,他不禁兴奋若狂地大声呼喊:“呵!我真的没有死,我真的没有死呵。”

他正在大声呼喊之际,忽听得左边不远的地方,响起一阵阴森怪笑,一个冰冷得令人浑身惊栗的声音说道:“小娃儿!你先别高兴,你从崖顶上跌下来没有跌死,虽然算得命大,但你仍旧活不成,非死不可!”

阿禄闻言,心中陡然一凛,不禁脱口问道:“为什么?”

只听得那冷冰冰的声音嘿嘿一笑道:“这是老夫弟兄立下的规矩。”

“什么规矩?”

“老夫弟兄初入此谷之时,就曾立下过誓言,凡是进入本谷之人,除了第一人可以获得活命外,自第二人开始,都必须死亡!”

“为什么入谷的第一人便可以获得活命呢?”

“因为入谷的第一人便是老夫弟兄的弟子。”

“如果这人不愿意呢?”

“老夫就将他囚禁终身,永远不准他离开此谷一步。”

“这入谷的第一人是谁呢?”

“宋士龙。”

“他是你的徒弟?”

“嗯!”那冷冰冰的声音忽然一变,厉声问道:“你认识他?”

“不认识。”阿禄摇摇头道,“他人呢?”

“走了!”冷冰冰的声音恢复了正常。

阿禄想了想问道:“从他以后,还有人来过这谷中吗?”

“有。”

“他们都死在这谷中了吗?”

“没有一人能逃得活命!”

“有多少人?”

“二十年来,进入此谷的人虽然不数太多,可也不在少数。确数老夫已经记不清了,你只要数数地上的人头骨,就前以知道了。”

“这地方这么黑暗,我什么也看不到,如何能致?”

“那么等到天亮,你再数吧。”

阿禄缓缓地闭起了眼睛,心中暗暗地想道:说话的这人是谁呢?声音怎么这样阴森冰冷呢?为什么要立下这种奇怪的规矩呢?

阿禄在暗暗思忖之际，忽听那冰冷的声音又在说道：“小娃儿！你在想什么？”

“没有。”

“为什么不说话了？”

“无话可说。”

“随便谈谈不好吗？”

阿禄此际的心情坏到了透顶，他实在不想说话，心中只有一个目的，那便是等到天亮，看看这个说话声音阴森森冰冷之人。究竟是个何许样的人后，再作打算。是以，他便没有出声，回答什么。

过了一阵子，那阴森冰冷的声音。似乎忍不住沉默，又说道：“小娃儿！你觉得害怕吗？”

阿禄眼皮动也没有动一上，依旧闭着眼睛，缓缓地说道：“害怕什么？”

那冷冰冰的声音，阴森森地道：“天亮后，你数过地上的人头骨，便须死了，你不害怕吗？”

“你以为我害怕吗？”

“我想大概是吧。”

阿禄忽然睁开眼睛，哈哈一声大笑道：“人生百年，只不过是弹指光阴。总是要死的。何必要害怕呢。”

“你真的不怕死吗？”

“怕死就能不死吗？”

“你何不求求老夫呢？”

“你要我向你求饶乞怜？”

“或者老夫会同情你，格外破例，放你一条生路也说不定呢。”

“哼！”

“你哼什么？”

“男子汉大丈夫，生有何欢？死有何惧？何必为了死，求人同情乞怜，况且找还未必一定就死呢。”

那冷冰冰的声音，阴森地嘿嘿一笑道：“听你的口气，倒是蛮有骨气嘛。”

阿禄剑眉一轩，冷冷地说道：“没有骨气也能算是人吗？”

“对。没有骨气就不能算人，你这小娃儿，只有十多岁的年纪，就能有这种骨气胆识，倒颇难得。”

那冷冰冰的声音似在赞许地说着，但说到这里声调忽地一变，显得温和了许多，问道：

“小娃儿，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是何人门下？”

这壑底谷中，黑暗得伸手不辨五指，他什么也看不见，听这说话之人的口气，对他似乎看得极是清楚，他心中不禁感到惊异，问道：“你看得见我？”

“嗯。”

“你是谁？”

“小娃儿，别问我是谁，先回答老夫的问话。”

阿禄为人聪明，他虽还不如难这人是谁，但从这人说话冰冷阴森的声音，以及所立的这种清径的规矩上听来，分明是个本领极大，性情凶残的怪人！因此，他心中在考虑沉吟着，是不是应该将他的实在情形，照实告诉这人。

这怪人一身武学奇高，内家功力已臻绝顶化境，这壑底虽然黑暗得冲手不辨五指，但他却能辨微见物，周围十几二十丈内的事物，均看得极是清楚。

他见阿禄沉吟不语，似已明白阿禄的心意，便即阴森森地一声冷笑，沉声说道：“小娃儿，在老夫面前你休想捣鬼说谎，最好实话实说。”

阿禄心中不禁一震，知道自己的心意已被对方看穿，忽然，一个念头自脑中电光火石般一闪而过，反正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何必要说谎呢。心念一动，便即朗声说道：“我名字叫做阿禄，哪里人，我自己也不知道，至于是何人门下，那更谈不上，因为我不懂一点武功，也没有师父。”

“你这话是真的？”

“你以为我在说谎？”

“我想可能。”

阿禄忽地哈哈一声大笑道：“我连死都不怕，何必要说谎。”

“你姓什么？”

“姓什么，等我查出了再告诉你吧。”

“你不知道你姓什么？”

“要是知道，早就告诉你了。”

“你没有父母？”

“有！但是不知道是谁？”唉……阿禄说着忽地悲伤地叹了口气，接着又道：“就连我这阿禄的名字，也是别人替我起的。”

“没有人知道你的身世吗？”

“有。”

“你怎不问他们呢？”

“不能问。”

“为什么？”

“这里面关系着一件武林隐秘，只要我一问，我便会杀死的。”

“你不是不怕死吗？”

“但是那样糊里糊涂地死了，心中实在不甘。”

“所以，你就跑到深山里躲避来了？”

“不是躲避。”

“哦！”怪人心中不禁一动，沉吟有顷，问道：“你想不想知道你的身世？”

“你知道？”

“老夫已经三十年未出此谷一步，武林中的事，已经毫无所知，怎么会知道你的身世，不过……”说着略顿，又道：“知道你身世的人，是不是都是武功很高的武林中人？”

“不错。”

“所以老夫要……”

怪人说到这里顿口不语，他在踌躇、犹豫……担心这个名叫可禄的孩子，将来会和宋士龙一样……

对于宋士龙——那个进入此谷的第一人，他们唯一的徒弟，伤透了他们的心，愤恨到了极顶，恨不能生啖其肉。

可是他们心中虽这样恨他，但却无可奈何他，因为他们已中了他的阴谋诡计，被他锁禁着，他们有一身当今武林无人堪敌的武学功力，却无法挣脱穿透他们琵琶骨的铁练！

阿禄听怪人忽地顿口不语，不禁感觉奇怪地问道：“要怎样？怎地不说了？”

怪人朝坐在身旁始终未曾开口说过一句话的老二老三俩人望了一眼，老二老三朝他点了点头，于是他立即说道：“老夫要成全你，传授你的武功！”

“你是可怜我？”

“嗯！”

阿禄忽地大声说道：“我不要。”

阿禄这一句“我不要”，颇出怪人的意外，他不禁微微一懵，但旋即明白阿禄的心意，纵声一阵大笑道：“好！小娃儿，你真有志气！”

怪人说略顿了顿，又道：“如果老夫不是出于可怜呢？”

阿禄想了想道：“不是出于可怜，我阿禄当然求之不得，不过，我还得要看你的武功本领，比不比天心庄主卓玉望大。”

怪人闻听，心中微微一惊，问道：“卓玉望知道你的身世？”

“我想他可能是知道最清楚的一个。”

“如果老夫的武功本领与卓玉望差不多呢？”

阿禄略一沉吟道：“那么你的好意，我只好谢谢了。”

怪人忽地又是纵声一阵大笑道：“小娃儿，你放心吧！老夫要在三天之内，使你成为一个天下无敌的高手。”

“连卓玉望在内？”

“否则怎能算是天下无敌！”

阿禄怀疑不信地问道：“三天的时间可能吗？”

“老夫年已将近百岁，岂会妄言骗你这个十几岁的小娃儿。”

阿禄动了动身子，觉得浑身已不似先前那般疼痛难禁，好得多了，于是他挣扎着坐起来。

他刚坐起来，便听得那怪人温和着声音笑道：“小娃儿！你现在身上不感觉疼痛了吗？”

“好多了。”

“小娃儿，你相信老夫的话吗？”

阿禄略微迟疑了一下，说道：“你既然这样说，我怎能不相信呢。”

“你愿意成为一个天下无敌的人吗？”

“只要你不是出于可怜我，我便拜你为师。”

阿禄说着，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道：“你有什么条件吗？”

怪人忽地大声笑道：“你这小鬼的确聪明，老夫传你武功，当然有条件，在你获传老夫武功之后，便得要替老夫去做一件事。

“什么事？”

“去杀掉宋士龙。”

阿禄不禁一愣，问道：“为什么？他不是你的徒弟吗？”

“现在不要问，只问你能不能做到？”

“只要他有该杀之罪，我定能做到。”

“好，就这样说，天不久就要亮了，你先静路地坐在那里养养神，等到天亮后我们再说吧。”

阿禄点点头，没有说话，依言闭起了眼睛静路地养神、休息。

这时，他真能静静地坐着养神吗？不能。他兴奋，他狂喜，想想从崖顶跌落下坠的刹那，已自料必然葬身壑底定死无疑，想不到不但竟是死里逃生，反而因祸得福，这真是奇迹。

他想到三天以后，他便将成为天下无敌的武林高手时，他心底有难以言喻的惊与喜。